學統

九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統

(九)

熊賜履撰

學統卷四十九

異學

告子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固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朱子曰。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又曰。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抑他方善。

又曰。性猶湍水。是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又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亦有小異。故曰近。

又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卻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

又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數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旨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乃卽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出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爲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已之意也。遂於此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與。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有清濁賢否之分也。

又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故孟子力折之。

又曰。告子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爾。

又曰。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爲善爲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顚倒是非、而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鑵法彊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又曰。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

又曰。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又曰。孟子知言養氣。所以爲不動心之本。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

又曰。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又曰。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卽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卽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卽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又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

又曰。告子只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卻是告子外義。

又曰。孟子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

又曰。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南軒張氏曰。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爲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爲仁義。則是性別爲一物。以人爲矯揉而爲仁義。其失豈不甚乎。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爲杞柳。謂以人性爲仁義。復譬性爲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爲何物邪。論眞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

又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存。而人欲莫遏矣。

又曰。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爲仁哉。

又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爲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疑滯、而能不動者也。

新安陳氏曰。告子不得於言。卽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卽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

勉齋黃氏曰。告子但見其蠢然之生。卽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敬軒薛氏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爲性。而不知性卽理也。故不明。

又曰。告子全不識性。

顧涇陽曰。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箇善。告子卻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氣。告子卻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箇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一箇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或問許行何如。涇陽曰。其竝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尊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麤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箇空。曰。如此。許行也與告子一般意思。曰。然。只是告子較深。許行較淺。曰。何也。曰。許行空卻外面的。告子空卻裏面的。又曰。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桮棬之意爾。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拘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

又曰。食色性也。當下卽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

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爲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爲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吾乃知中國之有佛學非自漢始也。

又曰。告子曰仁內也。義外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二語何以異。然而出於孟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出於程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何也。只緣認源頭處差爾。

又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卻要知言。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卻要養氣。告子不論得不得。只論求不求。孟子不論求不求。只論得不得。今人只要掃去求字。正告子一脈。卻不肯認做不得。此又出告子下矣。

或問有命有性二條。涇陽曰。此爲告子而發。總之是明性善也。曰。何也。曰。食色性也。告子謂性自性。無與於善矣。孟子特揭命之一字以破之。以見性自有在。不得離善而言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謂善自善。無與於性矣。孟子特揭性之一字以收之。以見善本固有。不得離性而言善也。故曰總之是明性善。

又曰。戰國時。論性家紛紛而起。其與孟子角立者。則惟告子一人。乃其主張食色也。既未免看得性太低。至夷而入於人欲之內。適爲世之徇生者開自便之門。其掃除仁義也。又未免看得性太高。至駕而出於天理之上。適爲世之談空者開元妙之門。幾何不率天下而禍性也。孟子目擊心惻。悉力推敲。其所主張。

特與掃除。因而別食色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眞者究竟非眞。其所掃除。特與主張。因而歸仁義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妄者究竟非妄。於是性之本來面目始見。而告子之說。兩邊俱無安頓處矣。乃荀揚諸人。猶然各立異論。欲翻孟子之案。迄於今。且人人愛說無善無惡。至彊而附於孟子之案。曰此正性善之本來面目也。竊恐爲是說者。豈惟誣性。且誣孟子。豈惟誣孟子。且誣告子。其費安排甚矣。尙可與論性乎。

又曰。心是箇極活的東西。不由人把捉得。虞書所謂惟危惟微。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足以形容之。這裏須大入理會在。看孔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聖。還用了七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從心。試看孟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還用了四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不動心。蓋事心之難如此。只有告子容易卻又差。

或問不思之謂神。不勉之謂化、性體原是如此。聖人之盡性。亦是如此。竊以爲學者起因結果、都應不出不思不勉四字。子於此屢有推敲。何也。涇陽曰。君謂不思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當必有箇來脈矣。君謂不思者、貴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貴其不勉而已乎。當必有箇落脈矣。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是來脈。曰中、曰得、是落脈。要而言之。來脈處卽落脈處。此所謂性體也。是故尋著來脈、方好入腳。不然縱要不思不勉。如何彊得。向落脈上勘明、方好駐腳。不然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試看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分明是箇不思。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分明是箇不勉。如此。告子分明是箇聖人。無

論孟子。卽孔子未到從心時。還須讓他三舍。然而證諸性體。天地懸隔。何也。緣他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竟作空頭帳爾。由此觀之。君將就不思求不思乎。抑亦就所以不思求不思乎。將就不勉求不勉乎。抑亦就所以不勉求不勉乎。恐不可不一加推敲也。

問告子所謂彊持者乎。高景逸曰。他也不彊持。他倒是自然底。曰。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呵也。在釋門謂之自然外道。

又曰。仁義禮智、人與物一也。惟形氣殊。是以有偏全明晦之異。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理之與氣。二之固不是。便認氣爲理。又不可。告子生之謂性語。未嘗差。生之謂性、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何異也。然聖人不謂陰陽便是道。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只是這箇。須是截得上下分明。告子不知此。故認器爲道也。

愚按。告子之以生之謂性。而取喻於杞柳桮棬也。卽佛氏作用是性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不礙可也。所謂狗子亦有佛性是也。告子之以性爲無善無不善。而取喻於湍水也。卽佛氏無淨無垢、非空非色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無著可也。所謂圓頓大解脫是也。告子之不得於言與心、勿求於心與氣也。卽佛氏言思路絕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斷滅可也。所謂不起絲毫現在心、無相光中常自在是也。由數說觀之。告子而非禪宗也。吾不信矣。晦翁以象山爲宋之告子。愚亦以姚江爲明之告子。

學統卷五十

異學

道家

漢成帝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諫曰。臣聞明於天地之信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遊蓬萊。睥睨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邈邈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虞史蔑宏欲以鬼神之術輔導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而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幷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竈。入海求仙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力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桑。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捉掔。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覕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還玉女。鉅鹿神人。陽轅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

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帝善其言。

唐中宗時。有鄭普思者。以幻術依鬼神爲姦。見親幸。出入宮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邇也。其言誣惑。非可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邪。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邪。秦皇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邪。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稱聖。道在人事。敦陸平章。不聞以鬼。帝不省。

元宗時。道士李國楨以道術見。奏皇室仙系宜修崇。請於昭應縣南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祠天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於縣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許之。昭應令梁鎮表諫曰。臣聞國以人爲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爲主。虐其主則非神。昨蝗賊作孽。水旱爲災。徧於王畿。而臣縣最苦。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列祀之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又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夫。殺東鄰之牛。而冀非妄之福哉。且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宗廟之靈。將等以親疎。較以厚薄。其何辭以對。天地婆父。言甚不經。上天震怒。貽瀆褻之責。又何辭以解。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不神。今湫竭久矣。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薦奠而祠之。人且怨矣。神何歆哉。其道君三皇五帝。國有彝典。官有常禮。其來已久。宜並於本所祠祭。又何必勞疲民爲之役

哉。彼方士者。直以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祠祭則受脤。在勢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而不悟。人神胥怨。災孽且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罪在不赦也。臣願沈鄴縣之巫所興兩祠。以權宜停訖。帝從其言。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帝不省。

元和十三年。憲宗信方士柳泌。采藥服食。爲長生。以泌爲台州刺史。起居舍人裴潾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當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當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是也。則必有道矣。自去歲來。所在多薦引方士。名能仙。臣竊以爲天下眞有仙人。彼何求於世。必且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譁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不可信也。況藥以已疾。非朝夕可常餌之物。而金石酷烈。有毒難化。又益之以火。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君飲藥。則臣先嘗。乞令獻丹者先餌一年驗之。卽眞僞辨矣。帝怒。謫潾江陵令。而帝竟以服丹燥發崩。

韓昌黎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尙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尙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尙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尙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旣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頭貫其下者。攉而爲火。射節竅以出。狂

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二年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食柳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誠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彊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乎。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宋祥符中。天子用王欽若言。行封禪。迎天書。作玉清昭應宮。以宰相兼宮使。時羣臣爭奏符瑞希帝意。待制孫奭疏言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水旱作沴。饑饉薦臻。乃欲勞民事神。神何享焉。又言今野雕山鹿。竝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祇自誣而已矣。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惟陛下幸察。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奭曰。天何言哉。安有書也。具疏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朱能所爲。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也。

朱子曰老氏初只是清靜無爲清靜無爲卻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卻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卻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朱子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腳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

又曰道家有老莊書卻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卻去倣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所盜去卻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

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人道卻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

又曰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學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氏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

又曰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又曰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俠戶了但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卻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眞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眞武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

名北方爲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元武爲眞聖而作眞龜蛇於下已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眞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眞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爲眞君云

又曰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

又曰道家修養之說只是爲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爲我之學

又曰道家說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劍一圓藥安於睡處少間劍化作己藥又化作甚麼物自家卻自去別處去其劍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之義猶言本非我也良非子好對亡是公

西山眞氏曰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爲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爲妖妄盡斥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內已虛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又曰谷永諫成帝一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武帝時有爲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旦晝不能常旦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

地間。是亦一物爾。而爲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揚雄之說也。或問人言仙者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沒。皇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爲虛誕也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又曰。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眞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眞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之。上書證明其事。魏主遂信之。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夫魏蠶夷狄之君。其爲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爲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休於一道士之言。以讒妄爲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象垂然。非有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燦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貌象。曷爲其能書邪。至於信謙之之說。作宮以上接天神。尤爲悖誕。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迹。盈虛消息而不可測也。或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旨。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夫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之所以

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者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慤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旨覩儀觀受符契而遊衍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又曰唐憲宗好神仙溺於方士其時若李藩之對裴燧之諫皆忠言至論也憲宗不一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爲藥所誤者多矣覆轍相尋而不知鑒毋乃惑之甚歟之甚乎

敬軒薛氏曰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籙科儀飛昇黃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爲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哉

又曰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

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今竟能踐其言而度世常存邪

又曰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也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邪

又曰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也何必作爲言語邪以作爲言語而不常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矣

又曰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又曰考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效可見矣

又曰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爾人將謂神仙眞可學誤矣

敬齋胡氏曰。參同契陰符經皆能窺測造化之妙、盜竊造化之機。但不合他將來濟一身之私。故違乎聖賢大中至正之道。反爲學者心術之害。

又曰。參同契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聰、目不用明、口不用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又曰。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契陰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廣大。周遍詳悉。非二書可擬。

明宏治中。有旨撰三清樂章。閣學士徐溥率同官言天子祭天地。饗不過犢牲。席不過藁鞂。以天至尊無對。物莫能稱其德。故不用也。漢有五帝之祀。已爲非經。況三清說尤邪妄。謂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法禮典。邪說俚曲。誠非所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欲令講議政事、涵養化原、弼正違失。非欲其嬉阿順旨爲容悅也。帝嘉納。後禮官倪岳覆議釐正祀典。疏曰。按釋迦牟尼文佛稱三寶。老君稱三清三境天尊者。其說以釋迦本性爲清淨法身。其本性應用無住、爲千百萬億化身。其成果爲圓滿報身。本一人。析三像而竝列之。既謬。而道家祖老子。所謂玉清聖境。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眞境。何名老子之報身。乃與老君亦竝列而爲三。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況莊子書明言老子之死。則彼亦人鬼。而僭居昊天上帝之上。歷代倣沿。節年大隆興寺朝天宮齋醮。爲不經者一。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按極星在紫微垣。爲七曜三垣二十八

宿衆星之所宗。於天文爲正中。而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也。古大明祭日。幽宗祭星。先雷三日有祈報。而祖宗以來。南郊大祀。有合祭之禮。今乃立大帝之像。像之如人。稱之以帝。祀之釋老之宮。況雷於中春發聲之後。無非其奮迅之期。而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辰。其不經者二。所謂梓潼帝君者。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以復母仇。徙劍州之大曲山。仕晉。戰沒。唐玄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濟順王。宋封英顯。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其誕也。其不經者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眞君者。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爲。共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目其衆曰鬼、曰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而朝廷不能討。魯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蓬雲臺峯白日上升、年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其不經者四。所謂大小青龍神者。宣德中。敕建圓通寺於西山。有二青龍出現。禱雨有應。以得封歲有祭報。其實蛇也。蛇族有蜦。亦能致雨。今西山寺院多有之。近歲大旱。禱二神。往往無應。則此亦非蜦。乃凡蛇爾。宋天慶觀有蛇見恆御史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顙斃之。其患遂息。茅山龍有神。上元簿程顯捕而醢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尊奉。此不經者五。所謂東岳行祠者。按圖誌。東嶽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黃帝以來。所謂巡狩柴望者也。後世惑於封禪。唐宋元加有天齊仁聖大帝之號。祀以人鬼。洪武初。一洗其謬。止仍本稱。嶽瀆之靈。歷代崇祀。然東嶽已有常祭。行祠煩瀆。此不經者六。所謂北極佑聖

眞君者。玄武神也。玄、龜武、蛇以北方七宿似之而名。宋避元祖諱。改稱眞武。而圖誌乃云眞武爲樂浪王太子。遇紫虛元君。授以道祕。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飛昇。國家創統靖難。皆云神有顯相。京城艮隅及湖廣武當山各建廟嚴祀。純皇帝常範金爲像。遣內官陳善賫詣武當安奉。不過奉承先志而善引左道鄧常恩等。熒惑聖聽。改建顯佑宮居之。使其地爲姦盜之區、矯僞之窟。玄武有神。胡寧容此。此不經者七。所謂崇恩眞君者。按道書云。蜀人薩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遊。而隆恩眞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眞人授符。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於京師。宣德中有旨封建大德觀。成化中改顯陵大德宮。年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化。爲費不貲。今就其言議之。薩眞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皆本之亡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謬如此。近禱雨暘。杳無應驗。此不經者八。所謂金闕玉闕上帝者。五代徐溫子江王知誥。饒王知謂者也。嘗提兵下福州。能不殺。福父老圖像祀之福州。宋賜名洪恩靈濟官。永樂中文皇帝不豫。禱於宮而愈。加封眞人。已封眞君。成化中遂加尊號及其父母。夫以神之世系年代可考知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別廟京師。一年之間。春秋節祀。亦爲已泰。又舉其兄弟竝稱上帝。蓋甚僭矣。況所謂神父聖母者。則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弒主者也。此不經者九。至城隍之神。則王公設險守國之大者。制天下府州縣皆有祭。而京師城隍。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誕辰。及萬壽節。遣官致祭。夫神非人鬼。安所誕生。況歲南郊大饗及山川壇俱已合祭。不宜煩黷。諸俱合罷免。詔需後。

宏治十四年。郊禮成。賜慶成宴。眞人張元慶失不與。給事中吳世忠言張氏封爵。出於至元。其先始於東漢黃巾餘賊。以五斗米妖術誘衆。曹操釋不種誅。得世傳其術於吳蜀好巫之地。晉隋唐皆未顯聞。至宋衰。尙鬼。始有賜先生號者。理宗賚田宅一區。而張氏始起。元世祖未得位時。常遣所信王先生者渡江爲間。不得達。留宿淮西者久之。欲歸。懼誅。念北人好鬼。可以計脫也。從農家錄得張氏妖書一册以獻。因謬言臣過江至龍虎山。見嗣漢天師張。有神術。能前知。爲鄉人尊信。頗共稱天師語臣曰。殿下入正宸極而宋亡。宋亡而天下可一也。因以書授臣爲信。世祖喜。心識之。後平宋。以爲信。召宗演。龍虎山至京。問之曰。卿曩者與王先生言。今驗矣。卿何道知之乎。宗演眙愕。曾不知所出。不能對。世祖曰。往吾所遣王先生。廣顙巨目長身。言與卿語龍虎山。卿忘之耶。宗演乃詭辭對曰。是年臣先臣嗣教。臣不知。今傳緒乃在臣。世祖曰。是而父耶。宜而之不知也。於是令主領江南諸宮觀事。佩銀印。視二品。世襲。惟張氏以此起家。故子孫皆專事聲色。元慶之父元吉。姦淫兇暴。爲族人訐奏。法司當其罪至極刑。憲宗皇帝宥戍邊。元慶擬流。其後幸脫。營襲爵。不改益甚。今足躄早衰。酒色過度之證。其他漏泄省中語。替損皇威。凌轢官府。虐害鄉曲者。不可數也。夫張氏邪術。其初所爲能誑誘愚俗。意其先必淸虛寡慾。嗇精養神。故祈禱之間。或有小驗而然。今元慶淫酗衰穢。塊然無能。匪直人惡。抑且神怒。衆人不知。妄相聽和。猶神其術。致令被寵而驕。聞宴不赴。亦已過矣。乞下臣章會議。劾元慶不敬之罪。革其濫爵。逐徒衆歸田。使天下後世。咸知大聖人所爲出尋常萬萬。世幸甚。元慶能爲詛祝。所與禍祟。願加臣身。臣死無悔。旨報聞。已中官李廣以燒煉

齋醮幸閣學士會疏言祖宗經筵日講外召儒臣次訪政事以成就聖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四朝參外不得一覩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則繫於彼正士闊疎則邪說乘間而入固其理也齋醮燒煉本異端惑世之術聖王所必禁也宋徽宗用之乘輿播越社稷傾覆唐憲宗用之藥發殺身今上清龍虎官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燬於火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甚明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政講學遠邪佞而黜誣罔天下幸甚會廣事敗飲鴆死

世宗末年退西苑篤意元修日嚴齋醮禱祠之事方士邵元節陶仲文等大被恩遇戶部主事海瑞上疏極諫略曰陛下英斷睿識可爲堯舜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啓聖之祠痺斥元夷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有爲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乃陛下銳精未久妄念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修元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宮居人謂陛下薄於夫婦隔幷屢臻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賊役煩增萬方則効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無財用也陛下過舉羣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諂辭以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若是者臣以爲大欺陛下之誤大端在修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

陛下尊陶仲文號之爲師。仲文則既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獨何爲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恠妄尤甚。宋眞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踐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元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託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矣。陛下誠翻然悟悔。日旦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使諸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明良喜起。吁咈都俞。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爲之恭也。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洽。薰爲大和。陛下性中眞樂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眞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面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陛下反情易嚮。罷神省察。帝怒。下瑞獄。

整菴羅氏曰。老子五千言。諸丹經莫不祖之。詳其首尾。殊未見其有不合者。然則長生久視之道。當出於老子無疑矣。

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將六十四卦飜出許多說話。直是巧。其實一字也無所用。故有教外別傳之說。後來張平叔說得亦自分明。所謂工夫容易藥非遙、說破人須失笑是已。使吾朱子灼知其爲可笑。其肯留意於此乎。然朱子之考訂此書。與註楚辭一意。蓋當其時其所感者深矣。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仙家妙旨。無出參同契一書。然須讀悟眞篇首尾貫通。而無所遺。方是究竟處也。悟眞篇本是發明

仙家事末乃致意於禪其必有說矣然使眞能到得究竟處果何用乎

又曰神仙之說自昔聰明之士鮮不慕之以愚之愚早亦嘗究心焉後方識破故詳舉以爲吾黨告也天地間果有不死之物是爲無造化矣誠知此理更不必枉用其心如其信不能及必欲僥倖於萬一載胥及溺當誰究哉

又曰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生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禁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譌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鄧元錫曰天地有盈虛日月有中昃造化未有居其所而不變變而不化者也庖犧氏而無死神農氏不得作矣神農氏而無死黃帝堯舜氏不得作矣而黃帝塚在橋山故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

五霸之霸焉而死。死者人所必有也。不可推移。柰之何仁義不修。孝弟不立。而云爲長生也。甚矣人之無厭也。其無厭也。以有貪也。其有貪也。以有惑也。以吾之貪心、與貪之者之心合。以吾之惑心、與惑之者之心合。轉相引取。轉相譸張。轉相附和。其貪愈甚。則其惑愈深。其惑愈深。則其誕愈誕。又久之。則貪者忘其爲貪。惑者忘其爲惑。而誑者亦且忘其爲誕。蓋至於忘其爲誕。而訛傳妄踵。甲唱乙和。方志志之。幽怪傳焉。希高慕奇之士。又從而從臾之。於是有變現恍忽之妖。有遐登沖舉之事。其爲說牢不可破。而其爲蔽膠不可解矣。嗟夫。彼其所稱不死者。遼逖未論。卽距今三五百年、若百年者。茫無風影。孰見孰聞。又安所質而信傳之也。其情見事露者。往往而是。至不可勝數。則又曰不必信。不必不信。甚矣人之好怪也。

愚按。道家書。自前代隆萬間博搜都集。頒之海內宮觀。所謂道藏者是也。其爲洞有三、一洞眞部。則無上元始天尊所出。號洞眞經。而爲大乘上法。所云九聖之道也。一洞元部。則三界醫王太上道君所出。號洞元經。而爲中乘中法。所云九眞之道也。一洞神部。則十方道師太上老君所出。號洞神經。而爲小乘初法。所云九仙之道也。每部各分爲十二類。各以其所流演者件繫之。一曰本文。卽三元八會、長行緣起爲經教之本之類。二曰神符。卽龍章鳳篆、靈跡符書之類。三曰玉訣。如河上公注釋道德解金書之類。四曰靈圖。如舍景五帝之象、圖局三一之形之類。五曰譜錄。如生神章所述三君本行、所陳五帝示形之類。六曰戒律。如防止六情十惡之類。七曰威儀。如齋法典式、請經軌儀之類。八曰方法。如存三守一、制魄拘魂、策役鬼神、祈禱雨暘、濟幽度顯之類。九曰衆術。如變丹煉石、化形隱景、陰陽術數、藥餌

導養之類。十曰記傳。如道君本業、皇人往行之類。十一曰讚頌。如九天舊章之類。十二曰表奏。如六齋啓頭、三會請謁之類。又每洞各有輔。在洞眞者曰太元部。在洞元者曰太平部。在洞神者曰太清部。又有所謂正一部者。通貫已上諸部。而會歸於一。故曰正一焉。合而計之。三部四輔、七部五千四十八卷。舉數千年來丹經仙籙、蓋云彙矣。間嘗披而閱之。彼其所爲精而奧者。乃在道德南華沖虛至德等經。時則有若河上公、嚴君平、葛元、郭象成、元英、王弼、唐明皇、宋徽宗、呂惠卿、蘇轍、王雱、及瑩蟾子、碧虛子、廣成子、抱一子之徒。相與箋疏注解。奉爲元門鼻祖。而世之羽人騷客。往往不能涉其津涯。觸其藩籬。晉魏齊梁間。轉而竄入宗門。陰資棒喝。蓋老氏之所有者。佛氏得竊而有之。自餘黃冶變現、符咒驅壓、禁禳科儀之屬。則又皆鄙俚荒誕。學士大夫所不譚。而或者以此覘道家之衰。以愚觀之。秦皇漢武而後。星冠絳衣之子。所在而有。亦何嘗不張皇劍履、誑誘愚民。世主時宰。往往一溺其術。遂足以流數世之毒。嗚乎。金泥玉檢。皆妖魔也。洞籙雲笈。皆狐魅也。上下宇宙。日往月來。烏用此太上老君與所云靈寶大法師爲哉。愚方慮其興。冀其絕。而柰何惜其或衰也。昌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其先獲我心矣。其先獲我心矣。

學統卷五十一

異學

釋氏

唐太宗時。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稅。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有命自天。刑德戚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歎。自漢以前。未有佛法。而君明臣忠。祚年長永。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宣。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蕭瑀以謂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請案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于空桑。而遵無父之教乎。瑀不能對。詔汰沙門。帝嘗謂奕曰。佛教至玄妙。卿何不悟其理。奕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用欺愚俗。中國邪僻之人。用老莊玄言傳益之。無益于民。有害于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奕八十五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

憲宗惑于宰相元載王縉輩報應之言。深信佛法。鳳翔法門寺塔相傳有佛指骨。特迎致之。禁中三日。歷送京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後。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言。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後漢時。流入中

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有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史書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爾。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陛下神聖英武。千百年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殘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小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

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上。謫刺潮州。

宋仁宗時。開寶塔災。得舊所瘞舍利。迎入內。傳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奉之。右正言余靖曰。帝王之道。勤儉惟德。國家之本。先阜成其民。自西陲用兵。國力竭矣。陛下當勤勞罪己。以憂人之憂。而自佛求福。福非所可冀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爲神邪。則本瘞土中。火不能及。若以舍利能光有神邪。則一塔不能自衞。于神何有。況凡腐草朽木皆有光。水晶及珠、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會御史蔡襄亦言。事得寢。

歐陽永叔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又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竝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程子曰。聖學本天。佛學本心。

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間無適而非道。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非道者。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遺四大。其去道也遠矣。

又曰。佛有箇覺之理。是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要之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故滯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歸于恣肆。吾道則不然。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有加損。則非道。

又曰。佛務上達。無所事下學。要之下學蔑矣。其上達又安有是也。此徹上徹下之理。有間。則非道。

韓持國學佛法。以謂山河大地皆幻妄。而本覺眞性。無所事脩治爲也。程子謂之曰。道外無性。性外無道。孔子之道。如日星。患門人未能盡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至明白矣。豈幻妄哉。聖賢論

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卽當直而行之。小有汚壞。卽當敬以治之。當脩治而脩治。義也。不當脩治而不脩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爲無事脩治。則過矣。持國云道無眞僞。程子曰。不若言是者爲眞、非者爲僞之爲確也。持國論克復云道何克之有。程子曰。公之言道也。克己復禮。所以爲道也。自非克己。何以體道。然公言克非是道。亦道也。道不可離也。可離非道。克復以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

或謂釋氏地獄之設。乃佛爲下根說怖之令爲善爾。庸何傷。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然且不化。安有立僞教而能化人者。

又曰。佛氏于陰陽晝夜、死生古今闇如也。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可乎。

陳經正云以貫一所見。盈天下皆我。不復知此身之爲我。程子哂之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馬理云理今有一奇特事問之。曰每夜坐室中有光。程子曰。某亦有一奇事。理請問。曰每食必飽。

又曰。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氏之害甚于楊墨。苟必盡窮其說而去取之。其說未窮。其心固已化而爲夷矣。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于其中。

又曰。佛設教如此。其心謂何。試觀其外人倫、遺事物。難爲取其心有是心。此有是迹也。

又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

張橫渠曰。釋氏不知天命。而妄意天性。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也。則歸之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夫是以語大語小。流遁而失中。其過于大也。塵芥六合。其蔽于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理有未窮。謂之盡性可乎。理性未之窮、未之盡。謂之無不知可乎。又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

又曰。自佛說熾行。世之儒者。未嘗窺聖學之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而不振。以是天下無智愚善惡、男女臧獲。靡然而信之。雖有英才間氣生于其間。少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冥然被驅。莫自知覺。成以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也。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惑。德所以亂。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而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舉出于佛氏之門。蓋千五百年于此矣。噫。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能正立其間。而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致堂胡氏曰。佛教至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然佛者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兹三者。性邪。非性邪。若以爲非性。佛固人爾。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己也。以爲性邪。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修

其道以爲廣大慈悲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蝱皆所憐憫損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于夫婦君臣父子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蝱爲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朱子曰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卽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鐙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外夷人卻會作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尙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呪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大誓語可笑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朱子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作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營營于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卽老子弟子佛氏之學亦出于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于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摩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于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爾又有所謂頑空眞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眞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爾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迹上斷便了他旣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卻自足以斷之矣

又曰。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卻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作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摩便入來。只靜坐于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概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

又曰。列子序中說老子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覺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作經。如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作清靜經。又卻偷佛家言語。全作得不好。佛經所謂色卽是空處。他把色受想行識五箇對一箇空字說。故曰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是空也。而清靜經中偷此句意思。卻說無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卽是空。卻不曾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全無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卻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卻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

又曰。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于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者一般道理來。及達摩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

禪來。又高妙于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于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眞。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于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于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于彼。至于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于彊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又曰。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國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閒自立講師。執爲釋迦。執爲阿難。執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于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彊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摩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汚。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又曰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爲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覆歸于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

又曰楞嚴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惟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卻自平實。道書中有眞誥。末後有道授篇。卻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脫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揚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段。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摩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者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皇。沒奈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呆老謂臨濟若不爲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象。尤爲可畏。若不爲僧。必作大賊矣。

又曰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圓闊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籓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于物爲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他惑。

又曰。老子先倡說。後來佛氏又作得脫灑廣闊。然考其語。多本莊列。因說莊子說得更廣闊似佛。後若有人推演出來。其爲害更大在。

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朱子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嚼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挂著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清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作兩截看了。

問今皆以佛之說爲無。老之說爲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朱子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卻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于無。終日喫飯。卻道不曾嚼著一粒米。滿身著衣。卻道不曾挂著一條絲。

問佛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朱子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

又曰。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又曰。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概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尙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

又曰佛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于老氏之意

又曰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于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卻認爲己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即自挑入新屋故黃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于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是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問釋氏何故只說空朱子曰他說玄空又說眞空玄空便是空無物眞空卻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何用

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爲幻老氏又卻說及下截朱子曰老氏勝

又曰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于道家陰符經所謂絕利一源便到至道

又曰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莊老于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

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爾。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子曰。莊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

又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者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又曰。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箇空虛寂滅。不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底。莫親于父子。卻棄了父子。莫重于君臣。卻絕了君臣。以至民生彝倫之間不可闕者。他一皆去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卻不親親。而刻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麛、不卵、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

又曰。或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箸他底不得。有他底、箸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又曰。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又曰。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又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爲不緊要而不理會。

又曰。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卻不會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

問儒釋之辨。莫只是虛實兩字上分別。朱子曰。未須理會。自家身已分。若知得眞。則其僞自別。甚分明。有不待辨。

又曰。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眞。卻與釋氏同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又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毫忽。以某觀之。眞似冰炭。

又曰。儒者見道品節粲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于物者。然只是綽過去。

問先生以釋氏之說爲空、爲無理。以空言。似不若無理二字切中其病。朱子曰。惟其無理。是以爲空。他之所謂心、所謂性者。只是箇空底物事。無理。

朱子問衆人曰。釋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皆一般。何緣不同。或就問曰。莫是無者理。曰。無理煞害事。

又曰。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爲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

與之不合。

又曰。佛氏只守得者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爲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朱子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遽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卻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作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作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

問佛氏所以差。朱子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作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者。是他後來綵點底又撰出者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作主。更理會甚麼。

又曰。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

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麼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矢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

又曰。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也。只是教人如此作工夫。故學禪者。只是把一箇話頭去看。如何是佛。麻三斤之類。又都無義理得穿鑿看來看去。工夫到時。恰似打一箇失落一般。便是參學事畢。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只是如此教人。但他都無義理。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看得透徹。則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

又曰。釋氏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外別有何法。只是釋氏沒道理。自呀將去。

或言釋氏之徒。爲學精專。朱子曰。便是。只惜他所學非所學。枉了工夫。若吾儒邊人下得者工夫。是甚次第。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朱子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旦晝之所爲。曰。吾儒何不做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愼恐懼乎不覩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攔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朱子曰。謝氏之說地步闊。于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

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卻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箸。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朱子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于佛氏相似。佛氏只爲磨擦得者心極精細。便認作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者理。佛氏原不曾識得者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作性。如視聽言貌思。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貌有貌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容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貌能思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貌恭也得、不恭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他都不管。橫來豎來。他都認作性。他最怕人說者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麤糙爾。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者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者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者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爲體。言天地萬物皆歸于空者。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說者物事裏面本空。箸一物不得。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朱子笑曰。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某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爲意。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如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發爲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況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

又曰。若是如釋氏道只是那坐底視底是。則夫子之教人也。只說視聽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卻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只說居處執事與人交便了。何故于下面箸箇恭敬忠。只說箇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卻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

又曰。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脛坐也得。疊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將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爲所不當爲。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理。吾儒必要理會坐之理、當如尸、立之理、當如齊、如頭容便要直。所以釋氏無理。

又曰。知覺之理。是性所以當如此者。釋氏不知。他但知知覺。沒者理。故孝也得、不孝也得。

又曰。釋氏棄了道心。卻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爲道。如以仁義禮智爲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爲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又曰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爲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云云此卽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爲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道妙用運水搬柴以此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卽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邪

問釋氏作用是性朱子曰便只是者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作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他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只是差處便在者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豎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眞實底道理他也說我者箇是眞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者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我者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

說得來極闊。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彌如此籠罩去。他舊時瞿曇說得本不如此廣闊。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又曰。佛家說會萬物于一己。若曉得者道理。自是萬物一體。更何須會。若是曉不得。雖欲會。如何會得。

又曰。佛氏見影。朝說者箇暮說者箇。至于萬理錯綜如此。卻都不知。

又曰。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箇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

又曰。凡遇事。先須識得箇邪正。是非。盡埽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或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卽如知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卻只要掃去邪見。邪見旣去。無非是處。故生不爲物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說死。已死了。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旣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殺人賊。一尊了他。便可生天。或云于頤在傳鐙錄爲法嗣可見。曰。然。

又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但此經那有添入者。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加增。如楊文公蘇子由皆不悟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呪。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之爾。

又曰。佛初只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如言彈琴。絃急則絕。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偸得老莊

之意。後來達摩出來。一齊掃盡。至楞嚴經作得極好。
又曰。達摩未來中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談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莊老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問心經如何。朱子曰。本大般若經六百卷。心經乃是節本。曰。他既說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于色見空爾。大抵只是要鶻突人。如云實際中不立一法。又云不捨一法之類。皆然。問劫數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某經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爲火所燒成劫灰。又爲風所吹。又爲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底亂道。問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爲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爲出于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不一。
又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他底四大。卽吾儒所謂魂魄聚散。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御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點者出。卻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
又曰。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者箇是有甚麼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他引去了。或問金剛經大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王心。不應色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溼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

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者兩句。如者卓子。則云若此卓子。非名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卽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爲好之篤。朱子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問只爲他大本不立。故偏了。曰。眞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于那處都蔽塞了者。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卻說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于偏而不能返者。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于道都不相貫屬者。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他已離于道。而不通于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卻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者。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卻虛了。故于大本不立也。問溫公解禪偈。卻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問遺書云。釋氏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某于此未安。曰。前日童蒙卿正論此。以爲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者。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云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

只者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

又曰：聞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彊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時一呪，其餘皆是文章之士添底。

又曰：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呪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爲害，故作呪以禁之。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喝，又爲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

又曰：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

又曰：傳鐙錄極陋，蓋眞宗時一僧作，上之眞宗。今楊大年刪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

又曰：釋氏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久無可得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至達摩以來，始一切掃除，然其初答問亦只分明，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話，如乾矢橛、柏樹子之類，只是胡鶻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束亦不可，西亦不可，置此心于危急之地，悟者爲禪，不悟者爲顛，雖爲禪，亦是差了蹊徑，置此心于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任意，然細觀之，只是于精神上發用，問渠既一向說空，及其作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渠自錯認了，渠既說空，又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問病翁墓志中說官莆田事，如何，曰佛家自說有體無用，是渠言如此，依實載之，問禪僧有鳴鼓升座死者，如何，曰世念既去，自知得，只是能搬不臥牀席爾。

別無他說。

又曰禪只是一箇獃守法。如麻三斤、乾矢橛。他道理初不在者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者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卻吹噓得大。如呆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朱子曰。他說得分明處。卻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于此曉得。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于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

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者知字之妙。朱子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他也微見得者意思。要籠絡者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都閒斷相接不著。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問圭峰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呆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作兩截。

又曰。僧家所謂禪者。于其所行。全不相應。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

不相應爾。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又曰。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

又曰。釋氏須灼然看得他底之非一出一入不濟事。禪將作何用。

又曰。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卻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率性。豈特二程。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又曰。學道又雜佛學者。但歇一月工夫。看誰邊有味。佛氏只歇一月。味便消了。彼漸消。則此漸進。此是鈍工夫。然卻是法門也。

問釋氏因緣之說。朱子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不是。

又曰。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宿緣。

又曰。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爲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卻有愛及他。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爲眞慈。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朱子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

又曰。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幹。以爲坐亡立脫之備。其魄之未盡化者。則流爲膏液。散爲珠琲。以驚動

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

問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朱子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又曰。佛家多有奪胎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此。

問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處。朱子曰。此便是說輪迴。

問禪家言性。傾此于彼之說。朱子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爾。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卻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卻受他血陰。他說傾此于彼。蓋如一破敝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卻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他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作張三。作了張三。又會去作王二。便如人作官。作了者官。任滿。又去作別官。只是無者道理。如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卻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作箇彈子了。卻依前歸一塊。裹面去。又作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仲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問輪迴之說。是佛家自創否。朱子曰。自漢書載鬼處。已有此話模樣了。元城語錄載。溫公謂吾欲扶教爾。溫公也看不破。只是硬恁地說。某云或傳范淳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至今爲他人。某云呂居仁詩亦有狗腳朕之語。曰。他又有偷胎奪陰之說。皆脫空。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卻修後世何也。

問人生卽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問嘗記前輩說除卻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道造路。猶有益于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于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作一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人作文字者所爲。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爲簸鼓。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又曰。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爲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

又曰。俗言佛鏡。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蟲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某處見光。令人撲之。得一小蟲。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袁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鋭。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人影爾。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于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影爾。袁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又曰王質不敬其父母云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于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于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身又末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身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生曾殺我

又曰佛家說要廢君臣父子他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舊有長老之類其名分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僞

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滅絕人倫三是徑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朱子曰未須如此立論一日因某解物則語及釋氏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作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于世俗世俗一副當汙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之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者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摩入中國見者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者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作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

有玄妙處。曰。便只是者箇。他那妙處。離者知覺運動不得。無者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眞實道理。卻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者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者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者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者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說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卻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者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作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作。少間自見得他底低。

問。士大夫末年多溺于釋氏之說者。如何。朱子曰。緣不曾理會得自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作些文章、務行些故事、爲取爵祿之具而已。卻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爲他所鄙陋。所以便溺于他之說。被他引入去。

又曰。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者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者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者裏說得來疏略。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

際斷說得恁地兒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卻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者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作工夫處。往往不精切。又曰。老氏見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唐人方說佛。本朝士大夫好佛者。始初楊大年。後來張無盡。又曰。老氏煞清高。佛氏乃爲通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談。如杲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大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杲老與湯張皆好。杲老乃是禪家之俠。

又曰。陳福公臨終。親筆戒其子勿用浮屠。林子方力責之。人之卑陋。乃如此。

又曰。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終不如宋景文公捉得正賊出。蓋佛書分明是中國人附益。初來只有四十二章經。至晉宋間。乃談義。皆是剽竊老莊。取列子爲多。其後達摩來。又說禪。又有三事一空二假三中。空全論空。假者、想出世界。中在空假之中。唐人多說假。

問胡僧不能害傅奕。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朱子曰。是他心不動。

又曰。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他只要理會箇寂滅。不知須強要寂滅他作甚。既寂滅後。卻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作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竊其說。傅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恆河沙

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他作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徧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爲佛教者。然實謬爲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爲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爲學佛之效。不知此特粗勝于庸俗之人爾。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爾。皆我自不以爲然者。如果是不以爲然。當初如何卻恁地撰下。又如僞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賊爾。

又曰。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聞闢佛氏矣。然終竟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爾。釋氏自謂識心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爲其于性與用分爲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無不本于此。故雖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于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爲。故棄君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遂絕矣。譬如火之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救也。

又曰。今之闢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佛以空爲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爲辨。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閒漸

見其非。

又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渝其說來作己使。是爲洛學某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眞。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作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己使。

又曰。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拗得他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尙他者。已自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時、又如何。

朱子答汪尙書書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于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于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于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于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偃偃榍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繁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卓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

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

又答汪尙書書曰。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于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于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于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于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敍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又答汪尙書書曰。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爲如此。而不免于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于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眞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于彼、而僥倖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不必以不可。

尙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詞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詞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欽夫書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秩天敍、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如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于禮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爾。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能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于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爾。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則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高明之意。大抵在于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于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爾。

又答張欽夫書曰。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正謂此爾。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

術以求至乎彼哉。

又答張欽夫書曰。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

與張敬夫書曰。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而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眞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眞心乎。見者是眞心乎。

答許順之書曰。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作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作本心得否。喚作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較利害之私。與聖門氣象大相縣隔。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間。便是謬以千里處。望吾友更深思之。

答連嵩卿書曰。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邪。以我爲主邪。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于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玄

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答石子重書曰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爾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爾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于釋氏之說矣

又答石子重書曰口之于味等事其當然者天理也若槩謂之理則便只成釋氏運水搬柴之說

答陳明仲書曰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須于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答李伯諫書曰來書謂聖人以仁爲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爲證熹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爲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爲重爾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

又答李伯諫書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眞性常在熹謂性無假冒不必言眞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

私乎。釋氏所云眞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眞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

又答李伯諫書曰。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然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爾。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爾。但其用工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無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

答林擇之書曰。如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于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答廖子晦書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于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爾。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大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

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于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爾。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諭之云、然後爲得也。必如此云、則是溺于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于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欲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顚倒錯謬、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爾。與聖門眞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又答廖子晦書曰、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于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爾。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嘗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作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邪。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

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作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作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爾。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

答汪太初書曰。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于佛老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縣縣然。惟僥倖于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于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于物欲。幸而知志于學。則未有不墮于此者也。

答詹兼善書曰。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敍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爾。

答潘恭叔書曰。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爲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曷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非爲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即不可

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主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答胡季隨書曰。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恐記錄者有誤。要知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子細見得眞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眞爾。

答傅子淵書曰。大抵賢者勇于進道。而果于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一取決于胸臆。氣象言語。只是禪家張皇鬬怒。殊無寬平正大、沈浸濃郁之意。荊妙所謂有拈槌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

答吳斗南書曰。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後。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于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爾。如言見堯于羹。見舜于墻。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邪。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于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邪。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邪。

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答陳衞道書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

又答陳衞道書曰。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具。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爾。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顚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卻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顚錯爾。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卻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者。裏霎時間壞了。便無填補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畢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眞實者。卻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眞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眞實地位也。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儱侗底影象。與自家者下功夫。未有干涉。鄙見如此。幸試思之。

答何叔京書曰。潘君之論。異乎吾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卽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與元翁與蘇黃游。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

據。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邪。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爲有物。而必求其所在于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爾。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修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乾元爲主者。尤爲誕誕無稽。大槩本不足辨。以來教未有定論。故略言之。

答汪叔畊書曰。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眞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覆。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爾。不期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妄心妄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見毗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

答許生書曰。來諭謂讀書逐于文義。玩索墮于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夫讀書不求文意。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于此矣。

西山眞氏曰。案漢永平初。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絳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象。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而已。英薨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于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寖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于佛圖澄。符堅之于沙門道安。姚興之于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于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又曰。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至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舍其身。爲佛之賤役。其可謂卑佞之極矣。殫國府藏。朘民膏血。以資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蔬茹麪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爲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反逆赦而不誅。剽盜肆行。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儻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戎狄荒幻之教。不可以治中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邪。漢武貪儻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戾。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

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敝屣。褰裳而去之。庶乎爲眞學佛者。而帝也既以篡弒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眞能舍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屠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禽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曾不少卹。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于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祊。若綸若繹。或總雄師。或鎭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方其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爲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之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爲師。而不雜于分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尙禮法。必明政刑。願安有是哉。

又曰。案唐代宗以佛言報應爲問。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必以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反復啓告。使人主懍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彊于修德。元載等曾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爲言。而謂國祚靈長、皆佛之力。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得天下也。不純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慙德焉。繼世之君。克己勵善者少。恣情悖理者多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爲治之道、不在修德而在于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眞蠱于內、楊李賊于外、釀釀而成之也。而

所以能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也。其所以皆有子禍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殺父。此天道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說謀反間之力。推迹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固不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爲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以卻敵歸之佛力。既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之察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髡彩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戾。直幸而已爾。其後我朝舉兵南伐。屠主李煜。亦祖是轍。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矣。吁。是豈不足爲千載之戒哉。

又曰。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爲之者也。故韓愈佛骨之諫。歷陳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夭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僊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期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耶。

金仁山曰。佛氏之說。比告子更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爲性也。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也。雖其主于收攝作弄精神。而顚倒錯謬。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